

朝花夕拾

圣地延安

高玉成

延安市的地形被称为“三山环抱，一水中分”：北边清凉山、西边凤凰山、东边宝塔山，呈“品”字形分布；延河与南川河在“三山”中间交汇，呈“丫”字形向西北、东北和正南方向延伸。宝塔山上人们非常熟悉的九层宝塔，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革命圣地的象征。汽车刚驶近延安，就有人指着远处的宝塔山高喊：“看，宝塔山。到延安了！”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延安，与刘志丹部队会师，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13年。这13年，毛泽东领导了全国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军队由弱到强，发展壮大；全党空前团结，步调高度一致；为后来东渡黄河、进行三大战役、夺取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的土地是贫瘠的，但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排斥艰苦的生活。毛泽东在延安住窑洞，吃小米、穿补丁衣服，丝毫不影响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制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他窑洞边有一个小石几，当年就是坐在这个石几边，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石几斜坡下方有一块菜地，是毛泽东发动大生产运动时亲自开垦的。他用自己亲手种的菜，招待尊贵的客人。陈嘉庚等民主人士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热情而简朴的招待后，感慨万千，得出了共产党必胜的结论。

中央大礼堂位于毛泽东住处不远处的一条沟滩边上，端庄大方，可容纳近千人。礼堂内正面主席台上有毛泽东和朱德画像，横幅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侧面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标语。后面的“同心同德”四个大字，是毛泽东为“七大”召开专门题写的，是延安整风后、抗战胜利前，党中央为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向全党发出的号召。中央大礼堂除了召开重要会议，还为朱德总书记庆祝过六十寿辰，也是歌剧《白毛女》首场演出的地方。据说“白毛女”演出那天，中央大礼堂人山人海，由于人戏太深，还发生过群众要求揪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的误会。

有着“飞机楼”之称的中央办公厅小楼，也距毛泽东住处不远。1942年，在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共举行了三次会议，据说第三次会议是在会议室外的空地上召开的，这里空气清新，地势开阔，可以容纳更多的与会人员。那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在煤气灯下一讲讲到深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是当年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满怀深情，最早写下的。13年里，毛泽东的足迹踏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他像延安普通一员一样，随时可以走上街头，走进村庄，与农民打招呼、拉家常。虽然七八十年过去了，延安的每一山水、每一草木，都记得当年的故事；每一旧址、每一遗迹，都讲述着那段光辉的历程。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精神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

人在旅途

玛吉阿米的约定

冻凤秋

实，但也有深夜难眠的时刻。靠着自我调侃，她能渡过所有的艰难。她是燕子。

还有一个她，和我一见如故。大概我们都笑称自己长得比较复古，不是什么第一眼美女，要穿上各种复古的装束，才能显出我们的穿越气质。我们当时搂在一起，在桃花树下，拍的那些薄纱轻舞的照片，的确有一种难以唤回的美。我们互相交换心事，仿佛失散很久的姐妹。她是眼睛细长，脸型瘦削，甜美又妩媚的小雪。

我们迈着略显奇怪的慢步子，向八廓街走去。

路上碰到那个飞鸟般的女子，她游荡了大半夜，正要回去休息。我们笑着互道平安，珍重，然后分手。

在八廓街上，我记得小窗对着那些匍匐在地、虔诚朝拜的人，微皱了眉头，说：何必这样，把衣服都弄脏了。

我笑了，说：这样的时候，你还想到衣服？真是凡心太重！其实，我也想扑到地上去，忘却衣物，忘却肉身，在无比单纯、无比机械的动作中，让精神飞升，带灵魂到雪山之巅，到云天之外。

但我们仍一路逛着店铺，在琳琅满目的饰品间流连。直到看见街角那座黄色的房子。

这座叫“玛吉阿米”的藏式餐厅，总让人联想到那位月亮般纯美的少女，她

和仓央嘉措就是在这里邂逅吗？不是这里又有什么分别呢？总是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一次回眸，相思成灾。

我们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厚重复古又温馨的风格，让人觉得安心。点了酥油茶、糌粑坨坨等，我渴急了，要了一大杯青瓜汁。窗台上摆满了笔记本，写着各地客人的留言。

我抽出一本新的，打开，我想写些什么，手却一时颤抖起来。使劲儿按着，勉强抄录下我数天前第一次到拉萨时写的诗。那时，飞鸟般的女子也在，还送我红景天，缓解我当时的眩晕状态。那时，我在眩晕中躺在旅馆的床上，隔窗与布达拉宫晨昏相对。

《藏》：藏到哪里去呢？/洁白的云朵在山尖投下了阴影/布达拉宫像是一个梦/打开窗子/童话缩小了，伸手可及/摇摇晃晃走在朵森格中路/那么多金子/那么多虔诚的心//藏到哪里去呢？/每一条河流，每一棵树/都带着苍茫的神情/每一座房子，每一扇窗/都舞动炫彩的庄严/思念飞得太快了/把身体远远地甩在后面//藏到哪里去呢？/莲花灯明明灭灭/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斜坡/每一次费力地爬上去/都像是在等待/下一次滑落。

在另外一个空白页上，我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小窗，燕子，小雪，风儿，四个人从广州、武汉、新疆、郑州，回到拉

萨，相聚于玛吉阿米。20年后，我们又会在哪里？我记得当我写下“20年”，他们三个脸上的表情。怅然，惘然，默然。

我们约定那时再相见。其实我们都无法预知，那时会在哪里。

可以肯定的是，很远的过去，我曾来过，那时，我们是天空的一朵云，是河流中的一滴水，是大地上的一棵草，是稀薄的空气，是流动的风。

或者是一只猫。白色的，胖胖的，尾巴上有着黄褐相间花纹的猫。它跳上我们的餐桌，把小窗和小雪惊得几乎跳起来，它却是从容不迫地，等我把我面包掰碎了，喂到它嘴里。然后优雅地卧到窗台上，夕阳射进室内，照到它身上，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走出玛吉阿米餐厅，下台阶的时候，碰到前来的几位客人，见我们欢喜的样子，问：这里不错吧？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主要是心情好！

那一刻，也许我们的身上都闪烁着诗意的光芒。有些什么，在内心深处，被唤醒了。

走在街上，很快，月亮升起来了。那明月皎皎，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再冉冉现在心田。

那以后，还有很多以后。所有的故事，不过都带着相思和寂寞，在红尘里兜兜转转。

新书架

《谎言心理学》：一部辨识真相的实证之书

田果

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爸爸隐瞒了前妻刚刚离世的真相，初见才几个小时，他就对自己未来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我的妈妈，撒了他们之间的第一个谎……我们为什么会说谎？那些看似有目的性的、漫无目的的：炫耀的、愧疚的；善意的、恶意的；甚至可能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察觉的谎言，它们到底因何而起，又会带来怎样连绵不绝的影响？

这是一部极具研究价值的心理学图书，以“谎言”为基点，内容涉及了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个人成长、社交等多个方面。作者

通过事件回忆与心理学分析的不断切换，终于厘清并让我们看懂了我们所有人都曾遇到过的各种微妙谎言的深层含义。谎言的目的，远非“欺骗”那么简单。每个谎言之下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心理诉求，思维逻辑，上至家暴、出轨，下至小孩之间的排他、霸凌，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原生家族每一个被遗忘的细节。看后不禁让人沉思，有多少谎言是因人性本能脱口而出，有多少是特殊家庭遗留之祸，又有多少只是因为我们一再刷新的记忆早已变成了“伪记忆”。

市，家里偌大的院子空了起来。于是，哥哥买了一台钢磨，一台热轧机，办起了米花酥加工厂。小米花做成米棒，一米长，核桃粗，香味浓厚，脆而甘甜。米棒含在嘴里马上融化，老人和小孩特别喜欢，哥哥一家借此走上了致富路。近几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小麦、大米成为一日三餐的主食，玉米逐渐淡出农民厨房，秋粮玉米大量过剩。去年初，村里建成了金山科技食品有限公司，采用现代化设备生产新式爆米花，经过剥皮、蜜制等工艺，生产出来的米花透明甜脆，味道极佳，产品一投放市场就赢得了广泛好评，成为横店和奥斯卡等影剧院的抢手货。

爆米花，洁净而又坚实，絮白色带有一缕金黄的玉米花，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曾是一种奢望，包含几分泪水，内心深处永远留着复杂的烙印；对现在的孩子来讲，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多姿多彩，它足以让人瞧不上。但是爆米花见证了历史，反映了我们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透视出家乡由贫穷落后，到经济发达、生态宜居乡村的美丽蝶变。

2009年春，父母随我来到了城

吗？”奶奶说着，不停地用衣袖擦着眼角，并且身子剧烈抖动。这件事后，我更加刻苦学习，放学后就到地里帮大人干农活，虽然脏点累点，却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学到了很多社会知识。

上世纪末，改革开放的劲风吹进了我们这个深山窝，山门大开，宽阔的公路从村东头穿过，水泥路铺到了家门口；机井水两次提升，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机械化耕作，以科技兴农，农作物产量增长了近10倍。从那时起，家家余粮堆积如山，乡亲们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以后，村里只要有爆米花的师傅，母亲便端着两碗玉米去，不一会儿便提一篮子米花回来，吃爆米花成了平常事。

2009年春，父母随我来到了城

知味

爆米花

李绍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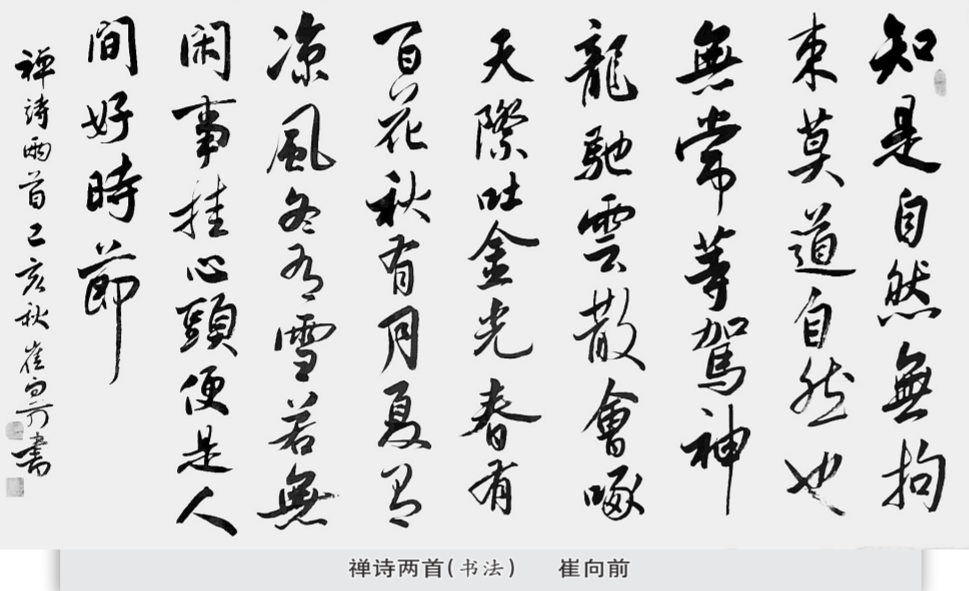
一年春秋，天气大旱，玉米几乎绝收，这年家里口粮相当紧张，母亲说，以后不炒玉米花了，我知道，这是为了节省粮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到村里炒黍黍花的人还没有走，很多孩子都去凑热闹。我也悄悄去了，顺便拾了一小捧撒落在远处的玉米花，说实在话心里想吃。回到家，突然发现父亲站在门口，他怒目圆睁，盯着我不放。“去哪里了？”“看爆米花了。”我怯怯地答道，气愤的父亲猛地踢了我一脚，我跟踉跄跄向后边倾斜，差一点躺在地上。奶奶见状，急忙拉开了生气的父亲，然后扶我坐下，紧紧地抓着我的小手伤心地说：“孩子，家里屯粮少，就不炒花了。咱不炒，也不去看，做人要有骨气，你爹经常这样讲，你还记不住

吗？”奶奶说着，不停地用衣袖擦着眼角，并且身子剧烈抖动。这件事后，我更加刻苦学习，放学后就到地里帮大人干农活，虽然脏点累点，却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学到了很多社会知识。

刻也停不下来，如果她的眼光能像手电筒扫视枯井那样照射得更深一点，也许最终能看见洞底有些什么东西——有时候不是事物藏得太深，而是看的人不够细心仔细。

混混砸店那天，戴新月的女人正在广州采购新款婚纱和配饰。她多逛了一天广州著名的老鼠街，打算买些名牌A货放橱窗里吸引顾客并销售。她越来越有商业头脑。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能想出新的创意，挣女人的钱，就她知道女人想什么，要什么，这些她自然比男人更懂。第一次去广州进货，她用夹带百分之九十方言的普通话跟夹带百分之八十粤语的普通话讨价还价，像两个外国人双手比画嘴巴造型，一场买卖下来汗水湿透衣背。回来后开始学普通话看《新闻联播》，有事没事舌头就在嘴里绞来绞去纠正发音，没过几天，全国推广普通话，连湖北小城也不例外，当别人磕磕碰碰，她已经说得接近《新闻联播》了。

总有人回初冰什么时候去广州，多半是想托她捎点什么东西回来，也有个别语气不同暗示她走后家里可能有状况的，但那种



禅诗两首(书法) 崔向前

闲好时节
凉风冬日雪若
百花开月夏月
天際吐金光春有
龍馳雲散會
無常著駕神
東莫道自然也
知是自然無拘

禅诗两首(二) 崔向前

夕阳的余晖淡淡地散落在幽巷的顶端，喧嚣的城市慢慢地留下一片宁静。嘭！一声炸响，浓烈的香味扑面而来，爆米花啦！循着呼喊望去，只见几个小孩抱头鼠窜。

哈哈，一群人开怀大笑，我快步走近他们，刹那间惊愕。一位老师傅左手拉着风箱，右手摇着椭圆形小锅铲，不时抓块炭塞进炉火。路旁，端着玉米、大米来加工的人排起了长龙，而小火边那块非物质文化遗产爆米花的扁牌十分抢眼。啊，我顿明白了，这是儿时的炒黍黍花。清楚记得炒匠师傅把玉米装进铁炉，加旺火，迅速摇转小炉，经过20多分钟高温灼烤，在炉门打开的瞬间，气爆炸响，米花飞溅，围观的孩子嘻嘻闹闹冲上去，争着捡起飞溅很远的米花，有的边捡边吃，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当然，落在袋子里的米花是有家的，动不得。那时，在我们农村老家，看炒黍黍花是件很有趣的事。

然而，它却给我留下了一次深深的伤痛。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这个山村还相当落后，交通闭塞，水源贫乏，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特换婚纱，男店主在门口挥手送别顾客，手上的金表光芒闪闪——那是他妻子在广州买的——桥上的闲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们知道他攒了不少钱，没时间花，守着楼从没离开过。

人们说，有的邪念往往是从那些家庭美满的脑子里生出来的，有点像酒足饭饱思淫欲，总会需要些隐秘刺激，搅拌进美好生活。而家庭不幸的人恰恰相反，他们要寻找的是温暖慰藉和心心相印，忙着稀释心中的苦。有部电影讲美国一个中产家庭的妻子日子过得太好了，好得让她想做点什么来打破这种好，于是她隐瞒身份去了一个幽暗的地方做起了按摩女郎。戴新月大约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干那些出格的事，寻找自我，但并不想改变生活。人们并不能从他的脸上看出喜怒哀乐，他只是有一副表情：安静的眼神和寡言的嘴。

也许他在战争中炮弹震坏了表情包。有时看人的眼神像是通过瞄准器打靶。他那样小白鼠在笼子里不停跑动的妖媚的小子女人勤劳聪明能说话道，似乎不



清白廉政奔小康(国画) 梁润

两代之间

孩子，我们好好的

崔立

孩子是在下课回家时就起了争执。孩子在桌子前做作业，一只脚却架在了椅子上，像金鸡独立，很不雅观。爸爸走过去，说了她两句：“你怎么这样，快把脚放下来！”

孩子的脚是放下了，嘴却撅了起来。甚至到晚饭时，孩子的嘴还是撅得高高的。

吃饭时，孩子的手还不服气地抖动着，有一口没一口地，饭粒还掉落在桌上。爸爸的脸也板了下来，圆瞪着眼，手也快举了起来，战事一触即发，空气瞬间也变得很紧张，随时像要下一场剧烈的暴风雨。妈妈的手拦住了爸爸，说：“等等。”

这顿饭，吃得没滋没味的。饭后，还是做作业。缘于刚才，孩子的情绪不高。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作业堆在桌上，像一座小山。孩子做得很慢，像蜗牛漫步，也像蚂蚁在爬山。

妈妈来看过一次，没说话。推开门进来，又关上门出去了。

孩子是在一个多小时后做完作业的，蹦蹦跳跳地，笑容满面，像只欢乐的小兔子跑进了书房里。刚才的不快早已烟消云散。

妈妈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翻看着孩子白天学过的课本和作业。

孩子说：“妈妈，我作业做完了，可以看电视了吗？”

妈妈看了眼墙上的时钟，8点05分，妈妈说：“可以，但还是老规矩，看到8点40分，洗澡，刷牙。9点前，关灯睡觉。”

孩子说：“没问题。”

孩子跑到了客厅，拿过了遥控器，打开电视机，熟门熟路地找到了《哈利·波特》的电影。孩子退后几步，坐到了沙发前，饶有兴趣地看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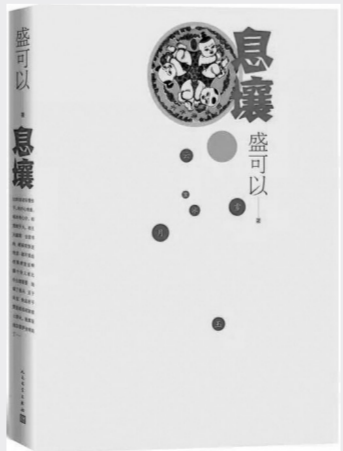
9点，妈妈从书房走出来，孩子房间的灯已经关了。孩子看完了电视，洗完了澡，正好好了牙。孩子已经自己睡觉了。妈妈打开了门。孩子叫了声：“妈妈。”妈妈说：“早点睡吧。”孩子说：“好。”妈妈走出去，轻轻关上了门。

门外，爸爸朝妈妈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这件事情上迟钝，讲不通。

镇里人和村里人没什么不同，他们活着也没少为别人操心，消耗他人生活的脑细胞比自己的还多。他们的话不妨权且听着，不用太认真，也不要完全忽略。她也街坊带着煲汤的海鲜干货和当地特产，嘴里叽叽喳喳地解说这些东西的做法，还不时进出一句广州话逗大家一乐。她给初云初月送的生日礼物也是老鼠街淘来的。初秀夜里抱着她送的KITTY猫粉红包睡觉。她已经上小学了，智商高过她爸爸。她爸爸最关心的还是哪里死了人，作为香烛先生，风里雨里都要赶过去。他的名气远近皆知，大家也通常偷懒、好吃、要滑头，而且不尊重死人，和妇女调笑让香烛灭了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他们当香烛先生的时候，也许死者掉进什么坑里洞里一直爬不出来，别人又听不见他们的喊叫。

戴新月的女人也从老鼠街给



微妙的话语她不可能领会，因为她从没想过会有什么差错，相信她的家庭永远不会有什么问题。也有人自作聪明，说戴新月的女人是故意给他自由空间，她在把自己做大做强，经济抓在手里，一点都不怕他有什么变化——不然，像她那么没心没肺的女人，唯独在

弟弟穿过衣帽，但从没让他来过家里，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儿子有个这样的舅舅，对初秀比对其他外甥明显要好。初秀是她们单眼皮世家最漂亮的一个，正应验了一句俗话，歪缸酿好酒。初秀隔代遗传，继承了曾祖母戚念慈和祖父初安运的优点，单眼皮挺鼻梁薄嘴唇，皮肤细嫩，像一个甜美的日本姑娘。戴新月的女人好几次动过收养她的念头，似乎是政策不允许，她只能偶尔带到镇里来玩耍，让她做摄影模特。影楼扩展后越来越大，也就顾不上她了，后来她也长大了，不再带得来了。

戴新月的女人在店面被砸不久，正值中午炊烟升起的时候走过古桥，一排算命瞎子靠着桥栏坐在自带的马扎上翻白眼。她随兴抽了一支签，给了瞎子十块钱，下了桥那瞎子还在解释签文，非常敬业。不久，人们都知道戴新月的女人在桥上抽到一支婚姻上签，但他们讨论的不是签子的好坏，而是抽签这一行为，似乎暗示着她的婚姻出了问题。有的备好了惋惜的神情与言语，打算按下心里莫名的兴奋找时机宽慰当事人，并从中打

探出更多的内幕原因。

戴新月的女人刚一进店，影楼外便围了一圈人，看她怎么面对一团糟，也有人随她进了店里。戴新月正在慢慢地收拾残局，粘合模特破裂的脑袋，戴上假发，让模特站在他和他的女人之间。

黑社会收保护费的来了，狮子大开口，我不同意，他们就砸东西。他平淡地说出早就准备好的话，变着法子找碴，这次说你借了他的钱不认，下次说你碰了他的女人，我要是没丢掉一条腿，我要是拿出我当年打仗不要命的氣勢，哪里有人今天混饭吃的时季。他第一次连续说个不停，好像撕掉了无形的口罩。他甚至都没有看他的女人一眼，似乎他只是个负责解释现场、提供线索的侦探。

他的女人也像警官非常认真地听着，若有所思，这帮人也真会选时间，趁两条腿健全的人不在的时候，来欺负一个战争中受伤的残疾人，要不是战士们在前线保家卫国，哪有他们今天来收什么保护费，这些红屁股泼猴。